

红肩章

(苏)鲍·伊久姆斯基 原著
蓝晓石 缩写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肩章/(苏)伊久姆斯基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6.1

ISBN 7-5033-0714-5

I. 红… II. ①伊… ②蓝…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月第1版 1998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66千字 印数:16,001—31,000

定价:9.80元(膜)

第 一 部

沃洛佳下士

“……生活里有着美好的事物，而且不断发展——让我们来促进人类的、我们的美好事物成长吧！”

高尔基

第一章

博卡诺夫大尉不慌不忙地扣上军大衣钮扣，然后拿起背包，从车厢走上站台。他高高的个子，穿着瘦长的军大衣，显得更高了。他那宽阔的肩膀和一双粗壮的大手，充满了活力。他约莫有三十开外，但是嘴角很深的皱纹和疲倦的脸色，看上去显得更老些。这种疲乏并不是由于旅途奔波，只要睡足觉，洗过澡，就会消失的，而是在战场上历尽艰辛而尚未离开战场的人都会有的那种神困体乏。在他风尘仆仆的脸上，一双敏锐的灰眼睛饶有兴致地观看着道路两旁的景物。

在已经结了冰的河流一边的山坡上，坐落着一幢幢石头平房，有的淡紫色，有的淡绿色。房檐下面有小台阶，还有形式多样、色彩鲜艳的百叶窗，显得十分雅致。右面，可以看见一些半坍塌的厂房、一台停在脚手架中间的升降机，此外，还有一座像是仓库的长方形的红色建筑物。

博卡诺夫沿着陡峭的山坡大步流星地向城里走去，迎面遇到了一群孩子，坐在雪橇上，从山坡上飞快地滑下来。

就在一星期前，博卡诺夫在莫斯科接到新的任命，到苏沃洛夫军事学校担任教官^①。他原是炮兵营长，现在从作战部

^① 苏军在苏沃洛夫军校等少年军校中设有教官。教官主要负责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并教授军纪课等课程。

队调到干部局分配工作。由此可见，他将要担任的是一件重要工作。

在战场上，博卡诺夫不时从报上看到报道苏沃洛夫军校学员的生活照片和文章。那些文章写得很感人，但内容总是一个老话题：“培养新的军事人材。”在莫斯科有人告诉他，教官的责任重大。到目前为止，关于这项工作，他知道的几乎就是这些了……

博卡诺夫走到铺着鹅卵石的广场上，向一个过路的铁路工人打听苏沃洛夫军校的地址。

“就在那边，不远了。”铁路工人指着一幢门前有几根圆柱的白色楼房，它看上去很像十九世纪中叶的地主庄院。

大尉不禁加快了脚步，穿过一条两旁挺立着白杨树的林荫道。擎天耸立的白杨树被积雪覆盖着，宛如穿着银鼠皮的披肩。他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幢漂亮的三层楼房。楼房周围有一道木栅，木栅里面是一个花园和一个很大的运动场，场地很干净。

军校正门两侧的石座上，各安放着一门铸造粗糙的大炮，这可能还是彼得大帝时代制造的，此外，还有一堆用生铁铸造的炮弹。

在军校值班室，一位中等身材的少校接待了博卡诺夫。少校的军服紧裹着像鸽子一样隆起的胸脯，锃亮的长筒军靴紧套着腿肚子。

他看过证件之后，友好地打量了一下博卡诺夫，自我介绍说：“我是图杜金少校，五连连长。”他把一只细小而有力的手掌伸向博卡诺夫。

“很高兴和您认识！”博卡诺夫握着他的手说，“请问，您

的五连是高年级连吗？”

“不，五连的学员恰巧是咱们这里岁数最小的，都是十一、二岁。高年级连是一连，是鲁萨诺夫中校的那个连，都是十五、六岁的学员。”

“我听说，这些学员在苏沃洛夫军校要学习七年，是吗？”博卡诺夫一边问，一边从被服袋里掏出肥皂和毛巾，然后用报纸包起来。

“是要七年……噢，在此期间要对他们进行很多的军事教育！”少校很肯定地回答说，“他们要按照十年制学校的课程进行毕业考试，有的还能得到金质奖章或银质奖章。毕业以后就升入军官学校，在那里再念两年。那时，就可以说：祖国，请您接收一个二十岁的中尉吧！……啊，咱们该走啦，走吧。我领您去洗澡，然后带您去吃饭。”图杜金吩咐司号员注意看时间，并让他打电话通知助理值班军官过来。然后，他领着博卡诺夫走了。

吃早餐时，少校热情地介绍了苏沃洛夫军校的规章制度，同时一个劲地向他打听前线的情况。早餐后，博卡诺夫要求参观学校。

“好的，我也正打算到教学楼走一趟。”图杜金当即答应了。

走进门厅，博卡诺夫在苏沃洛夫的全身肖像前停了一下，画像映照在周围墙上的几面镜子里，这张有点要作弄人的微笑的面孔处处都在看着博卡诺夫。

宽阔的大理石楼梯两侧摆着盆花，两位军官登上二楼。嵌木地板的走廊，走在上面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在一间挂满苏联元帅肖像的宽敞房间里，挂着一张巨幅的卫国战争态势

图。不知是哪位关心战况的人已经在目前我军挺进的地方——做上了标记。

整座大楼色调明快，显得阳光充足，空气清新。

他们向右走，来到写着“苏沃洛夫陈列室”的门前。

图杜金少校说：

“这里收集有苏沃洛夫生平的一些图片、他的著述和他的学生撰写的纪念他的作品。”

少校走得很快。这不仅因为再过二十分钟就要下课了，而他想要博卡诺夫到自己的连里多逗留一会儿，以使他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好印象。这是出于一个真正的军人无伤大雅的虚荣心。

博卡诺夫在五连好像把一切都参观完了，这时图杜金又走到凹在墙壁内几乎看不出来的一道门的门口停了下来。他犹豫地问：

“这儿是生物角。进去不？”

少校把这个房间看成是自己的“私生子”，是个缺点，并且不时怀疑：这个“动物园”有没有设立的必要呢？

在这间明亮的小屋里，一张桌上摆着一只玻璃鱼缸，里面养着金鱼；窗前挂着几个鸟笼，微微地晃动着；屋角的一堆叶子里龟缩着一只刺猬；在洗刷得很干净的地板上，还有一只寒鸦一跛一颠地来回走动。

“这是我的学员马克西姆养的，”图杜金笑着说，“他是个自然科学迷。他一喊‘寒鸦’，它立刻就回答：‘呱，呱！’‘它在问好呢。’马克西姆会这样说。不过请注意，只有对他才这样，它不理睬陌生人。”

“我没来以前，最耽心在这儿看到的是一座兵营和那些失

掉童心的小锡兵^①。”博卡诺夫坦率地说。

“童心够多的了。”少校皱着眉嘟囔一声。他已经在暗暗责怪自己，让这个新来的人参观“动物园”，说不定人家会以为五连用养鸟来代替军事教育。

“是啊，童心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严格更为必要！”他有意地看了看博卡诺夫，仿佛警告他什么，又仿佛要取得他的支持。在这以后很久，博卡诺夫才进一步理解这次谈话的意义。

号声响了。图杜金和博卡诺夫来到了走廊。

“老师再见！”从附近一间教室里传来孩子们整齐响亮的声音。

“再见。”从第二间教室的门里传出的声音低沉一些。

“再见。”从远处传来的声音就更低了。

“我们到操场上去吧，”少校提议，“开饭前他们都出去玩一会儿的。”

少校和博卡诺夫刚从门厅走出来，就看见各个连队已经陆续在积雪覆盖的操场上出现了。他们列队行进到操场中央，然后解散。一刹那间，响起孩子们通常的那种吵闹和叫喊。有的从土坡上滑下来；有的用雪球扔来掷去；还有的玩起跳背游戏，翻斤斗，或来回跑着尖声呼喊。

喊声、笑声混成一片，偶尔可以清楚地听见这样的叫喊声：

“来玩强攻柏林吧！”

“游击队员们，跟我来！谁去侦察？”

^① 这里讲的“锡兵”，是指孩子很呆板的意思。

操场另一头的了望台上，站着一个圆脸的军官。

“他是我那个连的教官别谢达大尉。”图杜金把头朝向那边说着。

那个军官正在了望台上注视着下面的雪堆。他看到一个匍伏的人影，便大声喊道：

“马克西姆阵亡了！”

他转了一个身，又喊道：

“谢恩卡阵亡了。”

这时，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沿着梯阶爬上了望台，高兴地喊道：

“您自己也阵亡了！”

有些腰带束得很紧、裤线笔直的高年级学员，正在远处林荫路上三三两两地散步，一会儿凑在一起，一会儿又分散开，大声讲着话，互相嬉闹着把对方往雪堆里推来搡去。

“他们中哪些人是我的学员呢？”大尉非常想知道。

博卡诺夫和少校站在一棵老椴树下面，粗大的树干遮住了他们的身子，从那里可以观察周围的一切。有两个十一二岁的学员从旁边走过去。

“都是我的‘小口径的家伙’。”图杜金小声说。

“萨瓦！”一个容貌俊秀的少年站在学校门口喊道，“你也是去拆喇叭裤腿的吗？”

“是的，”那个叫萨瓦的孩子不高兴地回答他，“咱们到缝纫厂去吧！”

“什么喇叭裤腿？”博卡诺夫问少校。

“裤子上的，”图杜金笑着说，“有些喜欢水手大裤腿的人，在裤腿两侧拼缝上一块楔形布条。一连连长鲁萨诺夫中校发

现这种破坏服式的现象，就命令这些爱赶时髦的家伙去缝纫厂把楔形布条拆掉。”

一个留长胡子的、戴夹鼻眼镜的人在校园里走着，他身穿冬季大衣，头戴羊皮帽子，左手拿着一只鼓囊囊的皮包，不时把右手笨拙地举到头上，手心朝外回答学员的敬礼。

“这是谁？”博卡诺夫好奇地问。

“我们的数学教员加尔舍夫同志，是位精通数学的人才。”

“军校里也有文职人员吗？”

“有的。加尔舍夫是本城最优秀的数学家。可以说是我们把他抢来的……学员谢恩卡！”少校忽然朝一个孩子喊道。

谢恩卡动作迅速地朝他跑来，戴着蓝手套的手按在帽檐上行个军礼。

“学员谢恩卡奉命来到！”他翘起鼻尖长着黑点的鼻子，咧开嘴，露出憨厚的微笑。

“把手放下，不许笑。你怎么脏成这个样子？军大衣沾满了粉笔灰。老天爷，脖子也够脏的，沾有墨水！”

谢恩卡知错地眨了眨淡白色的睫毛，站在那里不停地倒换脚。

“你说，谢恩卡，”少校一字一句慢吞吞地说，“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穿戴不整洁、钮扣没擦亮吗？”他看着谢恩卡，等候回答，末了严厉地说，“限你十分钟把身上收拾利索，去吧！”

“是，把身上收拾利索！”谢恩卡显得很滑稽的样子迈开穿着过长的军裤的双腿跑了。

“我们团的儿子，”少校接着说明，“他是九岁那年被我们录取的。”

“等一等，”图杜金又把谢恩卡叫了回来，“你认识一连的

学员沃洛佳吗？”

“是的，认识。我的弹弓是他……”他突然发觉自己说漏了嘴，就不作声了。

“叫他到我这儿来，”少校说，“再给你五分钟完成这个任务。”

“是，叫沃洛佳……叫学员沃洛佳到这儿来！”

沃洛佳是个瘦高个，十六七岁，他神态庄重地按着垂到大腿上的军刀，迈着快步，但不是跑步，走了过来。

“您的学员。”少校小声告诉博卡诺夫。

在沃洛佳右臂的上方，别着连助理值班员的大红袖章。

“你的职责是什么？”少校冷冰冰地问道。

沃洛佳有点困惑不解，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大胆地看了一眼图杜金，就一条一条把自己的职责背了一遍。

“你知道自己的职责，却不去执行，这更糟。”图杜金的声音还是冷冰冰的，“你们的休息室里，废纸堆成了山，墙角的地上有不少碎粉笔头，难道你们自己就不能做到保持整洁吗？”

“我只是……”沃洛佳刚要解释。

“去打扫干净！”图杜金下了命令。博卡诺夫心想，这位小个子少校大概不像看起来那么和蔼。

一辆天蓝色的汽车从敞开的校门驶了进来，雪茄形的车身是那样低，汽车就像在雪地上滑行。

从汽车里走出一位身穿深灰色军大衣的将军，右脚有点跛。

“全校立——正！”图杜金少校高声下达口令，然后跑步向将军报告。

下午四点钟，博卡诺夫敲响了校长办公室的门。

“进来！”

“他也是从近卫军来的。”博卡诺夫看了将军一眼，心里想道。接着他作了自我介绍。将军欠了一下身子。他中等的个子，瘦削身段，有着和年轻人一样灵活的细腰，蓄着修剪过的黑色短髭须，博卡诺夫觉得，他跟在操场上站在汽车旁边的时候相比，前后判若两人。现在将军的脸上虽然像久病初愈的人那样气色不好，却显得更平易近人、年轻一些。

“很高兴！”将军亲切地伸出一只干枯的手，“我是波卢埃克托夫……你们认识一下，这位是我的政治部主任。”他的眼睛看着一位坐在安乐椅上身宽肩圆、面色黝黑的军官。

“我是佐林上校。”那位军官欠一欠身子，他那浅灰色卷发的头轻轻地点了一下。

“请坐吧，”将军朝桌旁的一张安乐椅扬了一下头，对博卡诺夫说，然后仔细地把大尉打量了一下，“离开作战部队时间很长了吗？”

“一个月。”

“在哪个师作战？”

博卡诺夫说了师的番号和师长的姓名。

“真的？”波卢埃克托夫高声说，“那你们师有个在斯大林格勒指挥过炮兵的彼得连科上校喽，他是我在军事学院的同学！”

“有的，近卫军将军同志，不过……”博卡诺夫踌躇起来了。

“怎么？”将军惊疑地问。

“彼得连科上校在我出发的前两天，受了轻伤。”

“是轻伤吗？”波卢埃克托夫不太相信地问。

“是轻伤，”博卡诺夫又说了一遍，让将军放心，“伤在胳膊上，臂肘上面一点。当时上校到指挥所来找我，他说：‘你不久就要到苏沃洛夫军校去战斗了。’就在这时，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了，总算还幸运！”

“嗯，嗯，”波卢埃克托夫沉思起来。他的眼神由于回忆往事而显得忧郁，“上校是个好人，心地纯洁。很勇敢，很热情……”波卢埃克托夫又仔细端详了一下大尉说，“您什么时候从师范学院毕业的？”

“1936年……后来在中学教了四年化学。”

“嗯，嗯，我们这儿的工作可是相当繁重啊！”

“工作我倒不怕！”博卡诺夫脱口而出，“只是……我能否胜任？很久没和孩子们在一起了。”他不安地看了看将军。

“从前线回来的人，开始都这样，”佐林笑着说，“以后都会想起来的！慢慢地什么都会从记忆的深处冒出来的。我还可以告诉您：从前学过的知识会理解得更深刻。在化学上你们管这种吸收的过程叫什么？”

“叫做提萃。”

“您能胜任的！”将军很肯定地说，然后伸手去拿烟盒，“是的，从调换教官的时机来说似乎有点不太理想，”他转过身子对佐林说，“我们应该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调换教官，不过现在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啊，您已经有住处了吗？”

“还没有。”

“您去找负责后勤的副校长，他会给您安排的。”

“谢谢您，将军同志，我要求……”

“您说吧!”

“哪怕给一星期，了解一下情况。”

“给您一天，”将军笑着说，“不能再多了，不行啊!”他抱歉地摊开双手，“实在不行!”

“您安顿好了，请来我这儿一趟，”佐林对大尉说，“我们谈谈工作。”

第二天晚“自习”时，博卡诺夫大尉同一连连长鲁萨诺夫中校和留平头、有点佝偻的教育长洛姆任上校一起跨进教室，坐在前排的一个身材魁梧、健壮结实的学员好像突然发现什么似的，用正在变声期的粗沉声调喊起口令：

“起立！立正！”他大踏步走到离教育长不远处，挺起胸报告说：“上校同志，一连一班全体二十五人在上自习。没有人缺席。班长瓦西里。”

“你们好，学员同志们！”洛姆任上校向大家问好。

“您好，上校同志！”学员们一字一顿地大声回答。这种热烈的回答使博卡诺夫感到不大舒服，也感到惊奇。他又想起了机械的教学法和“小锡兵”。

后来，当博卡诺夫深入了解学校和学员们的生活之后，他才深信孩子们热烈而大声答礼是一种欢乐；遵守制度，服从命令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从军官那里轻松愉快地学来的。晚点名、守护军旗、在军乐声中列队行进以及许多其他具有军队特点的学校生活，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他们正确地认为，答话声音洪亮、目光真挚、衬领洁白和步伐优美，使得一个人更加英俊。

“坐下！”上校下令说，“给你们介绍一位新教官，近卫军

大尉博卡诺夫，你们要敬重他！”说完他朝大尉点了一下头，表示良好的祝愿，就和连长一起走出了教室。

博卡诺夫把全班所有的人仔细地看了一遍，似乎想一下子把他们全都印在脑海里，立刻记住每一个人。乍看起来，他觉得孩子们都一模一样，穿的都是一色的黑呢军服，钮扣都闪闪亮，人人都留平头，都有一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健壮、整洁、红润，好像刚洗过热水浴一样。

学员们两人坐一排，双手放在课桌上，显得规规矩矩的。可是孩子们机灵的眼睛，一下子全都明白了：“肩章是绿色的，可见来自前线，这很好……近卫军符号的四边都旧了，一看就知道佩戴很久了……在退了色的军服上现出几个深色的圈，这是佩戴过勋章的痕迹……一共有三个，他样子严肃，不露笑容，看来是个严厉的人。不会是个爱找茬的人吧？好，看看再说……”

沉默和互相打量的时间可能太久了，博卡诺夫毅然地朝头一张课桌跨近一步，用不太响亮的声音说：

“我想，咱们今后会以诚相见的。三年以后，将军要在大礼堂里授给毕业证书，并且要把成绩优秀的人的名字写在光荣榜上。那时候，咱们重新聚在这个教室里告别时会说：‘我们相处得很友爱，学习得不错！’人民对你们寄予重大的期望，把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任务交给你们！”

教室里是那样安静，连结冰的水珠敲打玻璃窗的声音都听得见。

“我想，咱们会好好地学习吧？”大尉问道。他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真挚的、慈祥的笑容，孩子们立刻确信这位军官不是“正统派。”他们这样称呼那些不近人情和吹毛求疵的人。

为了了解他们面前是个什么样的人，终于对博卡诺夫进行了一次“小考验”。后排位子上有人举起了手。

“请说吧。”大尉同意了。

“学员根纳季。”一个少年站了起来，他有一双蓝眼睛，蓝色仿佛漫过了眼睑，隐现在面颊上，有如浓密的睫毛投下的阴影，“大尉同志，请允许问几个自习时遇到的问题，可以吗？”根纳季的神情，显得天真无邪而有礼貌。

“怎么啦？”博卡诺夫不了解他的用意。

“指定我们阅读一篇论普希金语言的文章。我遇到一个看不懂的句子：‘彗星酒哗哗冲入杯盏’^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酒？”

又有一只手举了起来。

“学员萨瓦。”他调皮的圆脸孔竭力表现出天真无邪的样子，但眼睛里却喜不自禁地在说：我也要给你出个难题。

“我有一个历史课的问题……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签订的小凯尔纳贾和约^②？”

博卡诺夫没有立即回答，他的目光审视着班上的每一个学员。

“我也给你们提一个问题，”他终于开口了，“总有那么一天，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会成为军官。如果在你们的分队中有人故意破坏你这个指挥员的威信，你们怎么办？”

① 普希金的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一句话。

② 1774年俄国取得俄土（土耳其）战争胜利后，于7月10日在小凯尔纳贾村（今保加利亚锡利斯特拉市附近）缔结了小凯尔纳贾和约。这里学员有意讲错条约的名称。

萨瓦有些不好意思了。根纳季苦笑着，不时看一下周围同学，这就是说，他不知所措了。

“学员根纳季，要是我不知道 1811 年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巨大的彗星，这一年酿制的酒就被称作‘彗星酒’，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不喜欢或不重视普希金的作品。噢，还有你的问题，”博卡诺夫走到萨瓦跟前，“我听了都难为情！要知道这个和约是鲁缅采夫和苏沃洛夫打败土耳其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于 1774 年缔结的，叫小凯纳尔……而不是你所说的凯尔纳，而是小凯纳尔贾和约。还有问题吗？”

跟着又举起手的是个面孔黝黑的少年，图杜金少校叫他沃洛佳。他似乎是在为同伴的不知分寸而表示歉意，或是想消除刚才那令人不愉快的印象，这位少年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后，说：

“近卫军大尉同志，如果可以的话，请讲一下，您是立了什么功而获得红旗勋章的？”

博卡诺夫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不过看得出来，课堂上的气氛变得缓和了，这样就不应拒绝和解。

“在第聂伯河战役得到的。那是 1941 年，战斗打得相当艰苦。我们团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坦克冲击，后来我们发现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就准备英勇牺牲……”博卡诺夫边讲边回忆当时的战斗情景。

教室里寂静无声，博卡诺夫又感到诧异起来。

“您就是在那次战役中获得勋章的吗？”有人小声问道。

“是的。当时我们朝法西斯的坦克直冲过去。”